大公報
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

▲世界最大A23a冰川。

聽！冰川碎裂的警告聲

南極洲冰原傳來令人憂心的消息。世界最大的冰山A23a正在迅速解體，研究人員預計數周內它或將碎裂至難以辨識。隨之而來，面積約三千平方公里的D15a將取而代之，成為新的世界最大冰山。這場變化的背後推手，正是逐漸升溫的海水。

A23a曾是南極旅遊團的重要參觀項目，象徵着人類對冰雪奇觀的驚嘆與依戀。然而，冰山的壯麗並非永恆。當全球氣候變遷推動海水溫度上升，這些千年冰川正在加速融化。許多人或許會認為，冰山的崩裂不過是地球遙遠一隅的自然現象，與日常生活無關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冰川融化後注入海洋的淡水，將直接影響全球海平面、洋流循環與氣候模式，其後果與我們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。

海平面上升，首先威脅的是沿海低窪國家與城市。雅加達、曼谷，甚至東京與紐約，未來都可能因海水倒灌而面臨災難。除此之外，海洋溫度的變化也會破壞海洋生態系統，珊瑚礁白化、魚類洄游路線改變，直接影響漁業與糧食供應。而極端氣候的頻繁發生，如颱風、暴雨、乾旱，都是冰川加速消融的副作用。換言之，冰山的命運就是人類的未來縮影。

因此，我們不能再以「這離我很遠」的心態來看待冰川融化。每一次開車過度使用化石燃料、每一次不必要的能源浪費、每一次一次性塑膠的丟棄，都在推動全球氣候走向更嚴峻的臨界點。

行動可以從日常開始。節約能源、減少浪費、選擇公共交通工具、支持綠色能源計劃，都是具體可行的方式。同時，關注並支持國際上的環保協議，敦促各國政府承擔起減排的責任，也是我們每一個地球公民應該有的意識。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打造「系文化」

開學前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系主任培訓。大學美其名曰「靜修」（retreat），在學校高爾夫球場的客廳而不是會議室進行，但究其根本還是工作。話題從課表安排到與學生會合作，從培養同事到AI教學，基本都在討論「軟技能」，和往年各部門代表前來指導怎麼看財務報表、評職稱的「硬技能」輸出不同。這樣安排能引導大家反思「大」話題，可是也讓人感到系主任的情感勞動負擔又加重了。

這點在談到打造「系文化」時尤為明顯。主持人發了張講義，上面按綠、黃、紅三豎排列出一系列特點，讓我們按本系情況打鉤、算分。綠欄代表健康，主要表現有：同事間相互尊重，重視教學創新，積極討論科研課題，分擔任務，透明度、公平性和開放度高。黃欄代表警示，包括學生進步太小，教授晉升不順，系裏矛盾多，缺乏共同目標等表現。紅欄代表「問題」，比如出現嚴重違紀違法行為，壓制弱勢群體，系務受阻、無法推進，無法僱用、留住優秀教授。

當然，這是自評，不用把系裏的「髒衣服」公諸於眾。不過「全班」討論如何打造正能量的系文化時，還是能聽到一些同事的不滿。大家都明白，系的大小、歷史長短都影響了各系獨特的風格和氛圍，但文化的產生顯然不是系主任單槍匹馬能說了算的。對那些初出茅廬，第一次擔任系主任的同事來說，這個任務尤其艱巨。即便是老手也能體會到「中層幹部」的窘困。一言以蔽之，權力不大，責任繁多，空有名號沒有實惠。有責任心和服務精神的系主任也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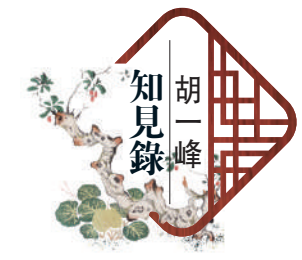
誰會被AI取代

自打AI越來越「靈」，哪個職業會被AI取代，成了普遍關注的話題。最近，在網上看到一份來自微軟研究團隊的報告，對不同職業被AI取代的風險程度作了量化分析，列了詳細名單。位居榜首的是翻譯和口譯人員。這幾年，隨着翻譯軟件智能化程度提高，翻譯這一行受衝擊頗大。如我這般的「啞巴外語」走出國門更有底氣，外語專業的朋友卻發出「馬上要失業嘍」的自嘲。

失業名單裏緊跟翻譯之後的，還有歷史學家、作家。人工智能寫詩寫文，確實屢見不鮮。歷史學家的出現卻讓我有些詫異。轉念一想，便也想通了。翻譯、作家和歷史學家的工作有一個共同之處，即信息和語言處理。而這正是生成式AI的核心能力。

不過，我還是對上述行當抱有信心，因為，這些職業入門易而進階難。如果翻譯只求「交流」，寫作只求「說明」，歷史學家只做史料的匯編和索引，那AI着實更強。但若翻譯追求「信達雅」，在兩種語言之間無縫轉接且各得語言背後的文化之妙；若寫作要傳達言外之意，收興味悠長之功；歷史學家要從史料裏讀出世道人心，具「了解之同情」，概言之，若要參透語言文字蘊藏的微妙情感和文化密碼，那麼，真人對於AI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。

哪些東西幫助我們不被AI取代？答案大概是共情力、直覺、靈感等非理性元素。其實，這些東西在任何職業中都用得到。文學創作不用說了。我讀過一些歷史學家的學術自述，很多時候，絕妙的觀點不是來自於枯燥的數據或案例統計，而是源於閱讀史料時的靈光一現。翻譯也是如此。我讀到過同一首詩，經兩位譯者之筆，其一餘香滿口，另一卻味同嚼蠟。當然，AI在進化，今日保住飯碗的優勢，明天或便喪失，但對職業的思考隨之深化。而這，或許是「誰會被AI取代」之問的真意義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當情緒成為了創造力（上）

有時候，我們會被憤怒與焦躁淹沒。那是一種說不清的力量，衝撞身體，既想爆發，又在壓抑與失控之間。這樣的狀態，大概都寄存在傑克遜·波洛克的畫作裏，例如《秋天的節奏（No. 30）》。

這幅作品是波洛克最具代表性的「滴畫」（drip painting）之一，畫布巨大無比，高超過兩米、寬逾五米，鋪滿了整個視野。乍看是一片混亂，黑、白、棕、藍交織成似乎隨意灑落的線條，卻在觀者凝視的過程中逐漸顯露出某種節奏感。

題目裏的「節奏」，是實在的。創作時，波洛克將畫布放在地上，手持刷子、棍棒，甚至鐵罐，繞着畫布行走，揮灑、滴灑、潑灑顏料。這種方式不只是繪畫，更像是一種肢體的舞蹈。畫布成為了他情緒的場域，每一個揮動都帶着怒氣、痛苦、焦躁，卻又在重複的線條中形成了韻律。

評論家羅森伯格曾為此提出「行動繪畫」一詞。他指出，波洛克所畫的不只是結果，而是整個行動的軌跡。換言之，畫布不再是靜態的載體，而是情緒的場地。這一突破，使紐約畫派躍升至世界藝術舞台，也讓「抽象表現主義」成為戰後藝術的核心。

這樣的創新，並非來自一個冷靜思索的藝術家，而是來自一個幾乎被情緒撕裂的人。波洛克的人生，從頭到尾都在與憤怒和自毀之間搏鬥。他出生於一個破碎家庭，父親嗜酒、母親強勢，家庭關係長期充滿衝突。五個兄弟中，他是最年幼也最迷惘的一個，童年時看到父母的關係崩解，早已將憤怒深植於心。成年後，他自己也染上酒癮，經常暴力失控。朋友形容他「像有一個過大的引擎裝在身體裏」，能量無處宣洩。

幸而，他找到了藝術。早期，波洛克深受墨西哥壁畫家與美洲原住民圖像啟發，試圖以原始符號去表達內心的渾沌。直到後來，他遇上了精神分析學與榮格理論，又逐漸找到一條新路，即將潛意識的爆發，直接用肢體動作傳遞到畫布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公堂大審戲

香港話劇團演出的音樂劇《大狀王》，為香港出品的舞台劇建立了品牌。該劇不單在香港一再公演，亦能在內地不同城市巡迴演出，讓更多觀眾能夠認識香港戲劇製作，實屬美事。《大狀王》的成功竅門其實並不複雜，音樂劇最重要的元素：曲、詞，以及演員的歌唱造詣都在不斷改良，以臻完善。劇本和舞台呈現手法，亦能配合年輕觀眾口味，能夠獲得普羅觀眾共鳴。

《大狀王》以清代廣東民間訟師方唐鏡為核心角色，劇情涉及多宗不同案件，因而產生連場公堂審案的場面，充分發揮控辯雙方的戲劇衝突。

公堂審案的戲劇其實十分普遍，我國戲曲便有不少「大審戲」，一方面以理言情，另一方面亦藉情說理。《三司會審玉堂春》便是當中著名的劇目，無論京劇、豫劇、秦腔，都有相同故事的戲碼。粵劇方面，普羅觀眾都熟悉的「大審戲」，其中一齣熱門劇目應是《香羅塚》。編劇唐滌生撰寫的《香羅塚》，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拍成電影，由名伶任劍輝、吳君麗、羅劍郎等擔綱演出。該劇是粵劇「六柱制」以外較罕有以雙生配花旦的戲碼，講述一段三角奇情關係，劇情峰迴路轉，引人入勝。全劇核心場面，就是女主角林茹香於下半場在公堂被審訊。劇情重重誤會，引致高潮迭起。林茹香在劇末演唱主題曲，引起不少觀眾同情之淚。近年好些生角演員參演《香羅塚》，既可演劇中的武官趙仕珍，亦可演老師陸世科，可見該劇的角色能夠給予演員發揮演技的空間。

西方劇場亦有不少「法庭戲」，例如King Sir鍾景輝曾經親自參演的粵語翻譯劇《承受清風》，該劇根據二十世紀初轟動美國的法庭訴訟案件而成。劇中控辯雙方的律師在法庭上連場爭論、雄辯滔滔。除了King Sir演出，當年亦有資深演員梁天飾演律師，二人的演繹旗鼓相當，令「法庭戲」倍添劇力。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從港產指揮得獎說起

本月初香港選手黃澤林在美國網球公開賽打進第三圈，成為突發新聞標題。幾乎同時在匈牙利進行的國際指揮比賽，香港代表葉詠媛從四百多位參賽者突圍進入決賽，得獎後只有零星報道。該項兩年一度的指揮大賽以匈牙利指揮家Ferenc Fricsay命名，紀念早逝的大師。三輪比賽後，葉詠媛成為四位決賽者唯一的女選手（**附圖**）。最後以指揮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首樂章，與意大利選手成為雙季軍。

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葉詠媛，在印第安納大學進修合唱指揮、維也納研讀管弦樂指揮。二〇一六年獲任香港管弦樂團助理指揮，前年開始出任香港小交響樂團副指揮。筆者最深印象的，是她指揮盧景文導演的意大利歌劇《諾瑪》，在樂池駕馭樂隊，配合台上獨唱及合唱團，表現出色。

獲獎的香港指揮而活躍於國際舞台的包括陳以琳、廖國敏、吳懷世等。已貴為桂冠指揮的葉詠詩一九八五年在法國貝桑松奪冠，距今剛好四十年。對印第安納大學師妹獲獎後如何發展，葉詠詩在短訊中說：「這些年來她非常努力，應得更多展示實力的機會。」

葉詠媛學習孜孜不倦，不斷追求更高音樂造詣。雖已執棒指揮歌劇，還在新冠疫情期間帶着口罩跟隨陳少君學習聲樂。去年更指揮自己有份創建的「源·思室樂團」，為Philip Glass的音樂劇《渴望之書》作香港首演。她亦指揮「小交」演出芭蕾舞劇《胡桃夾子》超過三十場次。

葉詠媛得獎後說：「夢想永遠不會太遲，只要肯踏出一步去追尋，最終贏得的不是名次，而是對自己的尊重與認同……一定有機會看到屬於自己的光芒。」

香港一向以來習慣於錦上添花。葉詠媛獲獎這個香港故事如何講述，值得細聽。

逢周一見報

封鍋白燒鵝

一日因事到元朗，突然想吃燒鵝，想起又新街一家食肆，之前探店數次，都覓食不果。再訪店，門外已有人龍，等待午休後開店。燒鵝「下莊」，再加滷水鵝掌、鵝翼，像是老饕標配的吃法。燒鵝半隻，分「上莊」（上半部分）、「下莊」（下半部分），「上莊」包鵝翼，「下莊」包鵝腿。鵝腿肉多，不少食客鍾愛，所以點選的較多，價錢也比「上莊」貴一些。

久未嘗燒鵝，半隻買回家。食肆用上當日農場直送黑棕鵝，鵝肉味濃，鵝皮酥化，堂食一定更好。燒鵝古代早見，清代《揚州畫舫錄》有提到「火燒小豬子，火燒鵝」，就是燒乳豬、燒鵝的記錄，不過製法如何，書中未有詳寫。

清代《養小錄》有記「白燒鵝」一條，燒鵝的方法記錄更詳，言：「肥鵝治淨，鹽、椒、葱、酒多擦內外，再用酒密塗遍。入鍋竹棒閣起，入酒、水各一盞，蓋鍋以濕紙封縫，乾則以水潤之。用大草把一箇燒過，再燒草把一箇，勿早開看，候蓋上冷，方開翻鵝一轉，封蓋如前，再燒草把一箇，候冷即熟。」

肥鵝去毛去內臟，先用調味料、辛香料醃鵝的內外，燒前再塗一遍酒。用竹支穿起鵝，再入鍋，令鵝不貼鍋底，就像現代焗爐中，穿起食物的橫支。不過古時橫支不會自轉，所以要人手翻鵝再燒。文中的燒法，實際就是現代焗爐的原理，上加蓋封濕紙，將熱氣封死，烤前鍋底加酒水，令鵝肉燒時不會太乾，另有酒香。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《大狀王》

期待了幾個月，終於等到了香港話劇團的音樂劇《大狀王》。這部名聲在外的港產音樂劇，果然不負盛名，是一等一的製作。

一般音樂劇因為有歌唱、舞蹈環節，節奏都會相對緩慢，相應的「信息量」也會較少，而《大狀王》從第一幕開始就歌不停、舞不止，劇情嚴絲合縫層層推進，快節奏一直持續到中場休息。場燈亮起，才發覺近兩個小時已然度過。十五分鐘中場休息，還沒緩過神來，下半場就開始，再一次迅速沉浸其中。

一幕，演員在舞台一側獨唱《撒一把白米》，曲調綿長而悠遠，起伏之中有佛經的韻味，歌詞內容關於生與死、恨與釋：「明明恨足一世，在今天看，竟似一同流逝……驟眼告終，就當撒一場白米。」在演員身後，有一張椅子和幾位舞蹈演員，逆光之下均為剪影，沒有面部的細節，卻放大了肢體的舞動。寥寥幾個動作，演繹出一人過世，和尚超度，家人神傷的場景。舞台旋轉，椅子被舉起再放平，形態雖沒有變化，但赫然成了被抬在肩上的棺材。彼時彼刻，「創意」與「震撼」已不足以形容，是詞與曲、歌與舞，是舞台上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元素精妙的配合，所呈現出的優雅驚艷的效果。

《大狀王》的驚喜之處，遠非一篇專欄可以盡數，待《大狀王》再次上演的時候，千萬不要錯過。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責任編輯：常思源